



# 饶宗颐 学述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821  
/H  
756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饶宗颐述 胡晓明 李瑞明整理

# 饶宗颐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饶宗颐学述/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9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林在勇主编)  
ISBN 7-213-01667-9

I. 饶… II. ①饶… ②胡… ③李… III. ①饶宗  
颐-学术思想 ②饶宗颐-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027 号

## 饶宗颐学述

饶宗颐述 胡晓明 李瑞明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周向潮 何梦祥(特约)  
封面设计 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 张谷年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  
字 数 10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67-9/K·487  
定 价 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001.5.18  
北京图书大厦  
No. 0489384

## 整理者说明

饶宗颐教授，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号选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宗教史家和比较文化史家，是当今香港学术界之祭酒和国际汉学交流的重要人物。

此次董理选堂先生自传口述，撮其大意简述如下：

公出身书香世家，幼熏文史坟籍；《优昙》诗名于少年，宿老竞和以为奇。承父愿而志修，受友托以庠授。楚地疑古，依其发微；通志一业，赖以成。抗战军兴，滞留香江；佐王叶之功成，尤申论其未图；贯穿梳通，功莫大焉。受聘国专，置身荒山，抚时伤势。瑶山诗篇，感诗史于国身通一，抒志意于章什行间。后于潮汕，总理志馆，身兼教职；访韩江之古迹，探台潮之源渊。移徙香江，规模拓焉。甲骨楚辞，访于扶桑；敦煌经卷，来之英伦。求梵学于天竺，足迹遍前贤所未至；游佛国于南亚，殆尽古来胜迹之遗。莅法京受“儒莲”，盛名于西；客美土成《正统》，书为必读。星岛绛帐，勘古碑于暇日；法京博观，成《白画》与《想尔》；兼以西亚史诗，尤人所未及。港陆棣通，畅游乡国。寻史家之旧迹，见出土之新物；随游诗文，琅琅可诵；揉为论说，彰彰以传。韩学潮学为首倡，吴越楚文当先提。殷周礼祭，阐其敬天祀神；

楚汉简帛，发其灿烂文章。久居上庠，则奖励后进，声教所披，八方弟子，薰其德者数千人矣。此尤公莘莘之大者。

公于艺事，擅场多能。诗书画琴，运笔操缦；道通为一，体用不二。浸熏已久，抒写文章，则言无虚发，语皆亲证。

公其为学，冲怀坦荡，受之以虚。目录探灯，语言利器。学域多方而门墙无阻，处处活水尤相以缘助；他或有隔，公为闲步。发言务求根本义法，不负如来西来之义；持论尤为通达体要，有如刘歆移让之志；以经治经，析肉还骨；敬慕忧患，抉微发覆。且顿悟以渐渍为磁基，精进须安忍为先务；观世如史，超以象外。故其弘深要眇之思，平正雅驯之辞，则有以归焉。

此次董理，口述为本，旁及论说；历时为经，学术为纬；前事较易，后乃实难。公学域涯际，无所不窥；甲骨周祭，异文梵典，特涉专门，后学薄识，罔敢置辞。别采掇者，汇为此编。有学君子，其能择取。

己卯年六月李瑞明识于沪上



饶宗颐先生



饶宗颐先生与本书整理者



百年詩酒風流客

偉哉清賞

一个乳似浪蕩人

戊辰選堂



饶宗颐先生手迹

目 录

MULU

饶宗颐  
学述

整理者说明	1
家学、师承与自修	1
广州通志馆	10
动荡岁月	14
香港因缘	24
四海寻珍	46
大陆遨游	69
略谈我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	76
略谈学问与艺术的关系	93
略谈道与艺	106
附录	
写作自述六篇	119
学术年表	132
艺术年表	139
著述要目	143
整理者赘语	151



## 家学、师承与自修

我今天成为一个学人，这是有因缘的。因缘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条件好，应该有的条件都成熟了。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我没有这一层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地要做学问。

我的家族可以说是潮安地区的首富。我的祖辈是商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钱财，但并不是一般的富贵乡绅。我出生的时候，家族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正如日中天。我的高祖名兴桐，有四个儿子，每人都开有钱庄，自己发行钱票。有钱就可以买书，大型的书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都购置了。这就是我的父亲饶锷藏书楼“天啸楼”的来历。里面的藏书那是以十万计的。我的伯父是一个画家，画山水；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数量多达数千种。可以想见，我小时候成天就接触这些东西，条件是多么好！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都未必有我六七岁时看到的東西多。而且，一般的士绅家庭、书香门第，还不能有这样的条件。民国初年，笔架山，也就是韩山，出土了四尊北宋治平至熙宁年间的瓷佛像。关于这四尊莲

花佛像的研究，后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收在日本陶瓷协会刊物《陶说》中、由长谷部乐尔翻译的《潮瓷说略》。日本人非常震惊，称为中国陶瓷史上最伟大的杰构之一。那四尊佛像不仅年代久远，而且有窑工姓名。当时，我父亲买了两尊，我伯父买了两尊，很便宜，若在现在，价钱就是不得了的了。后来这四尊佛像都散落出来了，有两尊在上海博物馆，有两尊在广州。我的家庭条件如此好，我小时候就接触这些东西，天天看见宋瓷佛像放在桌子上供奉着。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按理说，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出来，但是我终于还是成了一个学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父亲的影响。

我父亲字钝庵，他既是商人、钱庄老板，又可以说是当地的大学者，写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多卷，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抱负，就是要继承黄梨洲的事业，写《清儒学案》，已经撰写了条例、细目，可惜也没有保存下来。父亲的古文、辞赋、骈文都做得好，传下来的文章收入《天啸楼文集》，共七卷，其中有《慈禧宫词百首》，是写庚子之变的，可见他对清史的热心。他的那个庄园取名“菴园”，《文集》中即有一篇《菴园记》。父亲曾是上海法正大学的学生，也是南社的成员，他的友人有高吹万（燮）、金天翮等，都是南社中人。

受父亲治清儒学案的影响，我那时也读一些清儒的著作。其中有两个人给我的影响不能不提。一个是孙诒让。他的书，我家里都有，《周礼正义》、《周礼政要》，甚至《礼籥》我都读过，对《温州经籍志》很熟。《政要》是配合形势写

的，有见识，但是讲学术还是《正义》好。孙诒让的学问深，但是，他没有甲骨文的工具。我后来研治甲骨文，其实动机还是来自孙氏，我想更进一层，通过甲骨文，去发现殷礼的真实存在与真实意义，孙诒让对我可以说影响至今。孙诒让是我的学问的一个最早也是最久的指路人。另一个人是顾炎武。家父为写清儒学案收集资料，我一边帮他，一边也东施效颦地学家父写文人的学案，在家父的指点下，我20岁前就试着写作《顾炎武学案》（稿已散佚），对他佩服得不得了。顾氏给我最大的影响是肯走路，路走得比任何一个学者都多，后来我也是这样做学问的。我走路超过寅老、观堂，他们是不大走路的。顾氏之所以有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在山西有一座钱庄，这一点太炎先生已指出。（注：章太炎《书顾亭林轶事》：“亭林先生四十五岁往山东，七十岁歿于山西曲沃。中间游历北方诸郡，岁无三月之淹，而所至未尝匮乏。世多谓其垦田致富，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所以他可以不要他侄子给他的提供俸禄的机会，风尘仆仆，挑着书担子，去写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本大书，有识有胆，是经世之学，是活的学问。我年轻时搞地理、地名学，都与这本书的影响有关。还有丁谦的书，我家里也有，亦受其西南地理学、方志学的影响。支伟成《清代朴学家列传》也是我少年时所熟悉的书，因为父亲对清儒的兴趣很大。但是吴派惠栋（三惠）我不喜欢，他们只是会铺材料，不肯动脑筋的。我更偏爱常州派和皖派。戴东原原肯动脑筋的，是用分析方法治学。可惜戴东原只是开风气，

好多书都没有写完，只是开了一个头。常州派是经世之学，在学术思想上的特点是肯怀疑，这种怀疑精神也给我一种正面的影响。

父亲的古文宗法桐城，讲究雅洁，我那时很受他的影响，也学桐城派。只是父亲做古文主张从欧体入手，我却跟他不同。我上过一年中学，后来就不上了，因为学不到东西。但是我的古文教师王慕韩（弘愿）却有一种主张给我影响甚大，就是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我父亲跟他搞不来，而我却信服王师的这一套。父亲喜欧体，大约也跟他的气质有关，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就不大适合韩文的挥洒淋漓了。现在我还是要说，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韩文可以养足一腔子气，然后由韩入欧，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这确是作文正途。要不然，一开始就柔靡，后来文气就出不了。不过，王慕韩这个人也很怪，后来竟入了密宗，跟一个叫权田雷斧的日僧，受了醍醐灌顶，再后来自己也收了一些弟子。慕韩本为辟佛，可是他反倒是遁入佛门。我没有跟他走，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喜佛，相反，我小时候的宗教体验是很深的，也看了不少佛书，非常地向往一个清静的世界，有过一段时期真想剃度入山为僧。为什么我终于没有去过那青灯古庙的生活呢？因为我觉得真正的道场并不在那些庙宇里，那里只是愚夫愚妇去的地方。

我从小时候起，就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什么东西都想弄个明白，这是我气质中的一面。另一面是喜欢幻想。真的东西与假的东西，很奇妙地成为我内心世界中的两大享受，可以形成一个自足的内心天地。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孤

僻,几乎没有一个同龄伙伴,也从不到野外去玩耍。你们看我后来的诗文绘画,酷爱自然,游心山水,会觉得我小时候也一样钟情于大自然,其实不是,是后来受了道家思想影响的缘故。我小时候,只是成天沉浸在书籍古画之中,几乎可以一个人一整天呆在书楼画室里。但我从未感到孤独过。我的这种气质自小时就很明显,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全神贯注地做好。我心里的天地很宽很大, image 非常多而活跃。六七岁以前,酷嗜武侠神怪书籍,平江不肖生的书都看了。读武侠书不仅可以增加历史知识,而且有助于写作,因为有很多的 image。我现在还是认为文学中小小说是最难研究的,其中的名物考释远远难于史书。不过最喜欢读的一部书,是《封神榜》,怪、力、乱、神四字中,最引我入胜境的正是“神”。这个“神”是神话中的“神”,不是最高主宰的“神”,也不是神仙的“神”。我喜欢历史,也喜欢神话,历史求真的东西,神话求假的东西,这两样东西都给了我的少年时代很大的享受。我的身上一直有追求这两种享受的冲动。七八岁时,我差不多写成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有点像现在金庸写的这些各路英雄豪杰,可惜没有留下来,不然真是有点意思的。

我那时候读书读得很杂,道家的书、医书都看。十岁时,我读了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就学着每天打坐。当时有两个日本人的道教著作译过来了,我很着迷,一是冈田,一是藤田。冈田是提倡胸式呼吸的,藤田是提倡腹式呼吸的,我后来更偏爱于藤田的路子。冈田的路子不太好,胸

式呼吸是要把自己扩张出去，很用力撑开的，后来冈田死得早，或许与此有关。我当时也读一点医书，懂得腹式呼吸确有好处。因为平时脑部供血太多，心不能安宁，腹腔运气可以将脑部的血气调整下来。现在我已经顺其自然，可以自由运气，以使周身气血通畅无阻，而不必管什么胸式、腹式了。有一点要说的就是我十几岁就打坐，这也是我后来做《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的很重要的因缘。张道陵的很多方法我十几岁就会用了，那时就已经“想尔”了。当然，张道陵的有一些方法我是不会的，如男女采补，这是很古老的一种巫术，在汉以前就有了。在少年时打坐证道的经历中，有一次是相当危险的。因为那一段时期我开始减食，只吃很少的一点点东西，觉得头脑特别清明，真有所谓列子御风泠然的一点感觉了。可是有一天去见我的绘画老师杨枋先生，杨先生一见面就问近来为何如此憔悴，面色黯然无泽？我回答说我在做减食的功夫，他大不以为然，为我开了一付方子，要我一定服下。用了他的方子，我才开始重新正常进食，杨先生可以说救了我一命，不然可能有点危险。不过有了这种亲身践履的体验，我后来做《想尔注》，就觉得非常亲切易入。

杨先生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十几条街的距离。我开始向他学画，因为他家里任伯年的东西特别多，有几十件。任伯年是抽鸦片的，潦倒得很，那时他的作品由一些潮州商人买入，价钱很是便宜。我那么小的年纪就能看到那么多任伯年的画，杨先生是一种因缘。不过后来我也不喜欢任画了，他的人物，寒酸气味太重、就入了俗，不能高

古。其实，我在跟杨先生习书画前，就已经画了很久。这也是我的条件好，看见的拓本碑帖多，6岁就在我家开的一个画馆里画着好玩，在伯父那里画山水、临帖，也都是好玩，没有人逼我做这些。我只是生活在那样一种触目皆宝的环境里，比如说郑润（雨亭）的临古帖，是元刻本，刻在砖头上的，我们家就有，所以我一开始就接触到碑体。我的书法是从碑体入手，跟我的作文是从韩文入手一样，是终身受用的。我十几岁时与当时的书界名流刘三、蔡守有书信交往，他们都不晓得我是不到20岁的人。用一句杜甫的诗来说，真的是“结交多老苍”。

观堂的书（《观堂集林》）我那时也看得到，如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刊行的《学术丛刊》，《先公先王考》等都看了。观堂学问的巅峰时期还是在上海时，到清华讲《古史新证》时已不大有新东西出来了。张尔田说观堂学问境界还只是比量，没有现量，这个话我信。现量是很高级的境界，是有识再加上有亲证的悟。亲证了，就说不出，也不必说出。近人惟马一浮先生有点现量的境界。太炎先生《自述为学次第》中，自诩其《齐物论释》为“一字千金”，其实现在看来，不仅不得正解，而且连比量都不够，是比附，那个时代流行的就是比附。不过太炎先生的好文章甚多，不必举《齐物论释》，其《禹庙碑》就很好，掷地作金石声，我能成诵。太炎先生的好文章都是这样的。他是革命家，作文不用自己去找题目，只是题目来找他，不像我们后来的人做文章，是自己去找题目。太炎先生文风学的是明人刘伯温、宋濂一路。太炎先生的学问好，文章也好，我那个时候佩服得很。



胡适的书我都读过，五四新文学也看。我看书很快，从头到尾地看，而且能得其要领。我不大喜欢鲁迅的文章，倒喜欢周作人，他的文章有学问。我读过很多西洋诗，还翻译过雪莱、彭斯的一些小诗，没有发表。我的诗词作品集子中，还收有一首新体长诗。我是商务印书馆英语函授部的函授生，我的英语是那时候学的。

我 20 岁以前读书确实很广泛。记得，当时香港有一个书局叫新垦书局，这个书局出来的新书，我都整个读完了。有马克思的书，社会主义的书，有相当多的法国文学家如罗曼·罗兰等的作品。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后来这家书局搬到上海去了，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这是我与香港最早的因缘。

我 20 岁前后的诗歌，可惜都散佚了。这些诗歌，有两大类，一是学老杜《北征》、《三吏》、《三别》一路的，因为当时已国难当头，诗有感而发。但是还有另一路，我写过大量的情诗，这些情诗都没能保留下来，不然现在读来，何等意味。《固庵文录》中《韩山志自序》、《廷鞠实录序》，即是我 20 岁前写的骈体文。我很少为人写年谱，只有两个人是例外，这两个人不仅是潮州先贤，而且令我非常敬佩。我觉得青少年时期推崇怎样的人，对一辈子的为人行事都会有很深影响的。这两个人，一个是薛侃，一个是郭子奇。他们的年谱，都是我 20 岁以前就确定一定要做的。我撰成《薛中离年谱》，那是 1948 年的事了，但是我 17 岁那年点勘《廷鞠实录》，就在序中表彰薛中离了。为什么要表彰他呢？我在年谱后面的跋中讲得很清楚，是因为“先生之学，有入门，有

归宿；一生气魄，百折不回”。这种人格、这种气魄，我是非常佩服感动的，觉得一定要表彰出来。《郭子奇年谱》是我20岁时撰成的。他是明代崇祯元年中的进士，永历四年时官至礼部尚书，是晚明柱擎南天之重臣。清人俘虏他以后，许以高官厚禄，他坚决拒绝，慷慨成仁，从容就义。郭子奇的诗文、政论都是非常出色的，有《稽古篇》和《宛在堂集》。他的纪事诗：“十载艰危为主思，居夷避世两堪论。一时平地氛尘满，几迭幽山雾雨翻。晓涧哀泉添热血，暮烟衰草送归魂。到头苦节今方尽，莫向秋风洒泪痕。”写得宛转慷慨，我读后感怀不已。可是有关史学研究特别是某些专治晚明史论者常常忽略过这位晚明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及有关著作，我觉得很不应该，我要提出来，对这样忠贞刚毅的爱国情操，一定要表彰出来。